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唐沙門惠立本釋

彥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二年夏六月

謝御製經序

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慎長安縣令李乾祐奉迎自潛而入舍於都亭驛其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張輿花幡等擬送經像于弘福人皆欣踊各競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卽以



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摩
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
五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
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
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
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
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峰山說法
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
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
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

法師於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
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
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
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
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
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
馬負而至其日所司普頒諸寺但有寶帳幢幡供養
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
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嚴窮諸麗好幡帳
幢蓋寶案寶輦寺別將出分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

雅梵居前薰爐列後至是並到朱雀街內凡數百事
布經像而行珠珮流音金花散彩預送之儔莫不誦
詠希有忘塵遣累歎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
福寺門數十里間都人士子內外官僚列道兩傍瞻
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
花無得移動而煙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降迦
毗彌勒初昇覩史龍神供養大衆圍繞雖不及彼時
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
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圍數里若迎若
送至寺而微釋彥棕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

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觀史
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
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
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旣而坐訖帝曰師
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
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
擅之罪唯深慙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
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爲愧但念彼山川
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法師對曰奘聞乘疾風
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

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
南聖威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
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况玄奘圓首
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旣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
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
嶺巴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跡四
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法師旣親
遊其地觀覲疆邑耳聞目覽記憶無遺隨問酬對皆
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爲神器
舉朝遵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惟不

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三十國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言是也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旣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罷道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

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濱天下兵馬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命引入朝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孫無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帝曰忽忽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曰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禪助行陣之効虛負塗路費損之慙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

敢不奏伏願天慈哀矜卽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嶽之南少室山此有少林寺遠離鄜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卽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其國就彼翻譯伏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闐闐非直違觸憲綱亦爲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爲保身之言也當爲處分師可三五

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
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卽居
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
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玄齡遣所司具
狀發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
月戊戌證義大德詣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
一十二人至卽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
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
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
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

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
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卽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
寺沙門明璿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
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
棲巖寺沙門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
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卽京大總持
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卽京大
興善寺沙門玄暮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
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
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

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
方訖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
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卯法師進
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
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涅槃之梯磴但以物
機未熟致蘊葱山之西經胥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
至暨乎摩騰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
是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知傳
法之益其利溥哉次復嚴顯求經澄什繼譯雖則玄
風日扇而並處僞朝唯玄奘輕生獨逢明聖所將經

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
諸僧等專精夙夜無墮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
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
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
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表
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
成陛下親降鑿與開青蓮之目今經論初譯爲聖代
新文敢緣前義亦望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
冀沖言奧旨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乾坤等固使
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絕前又洛陽

奉見日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又進表
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
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
夷楛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代式徽前典伏惟
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刳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
生螯足蘆灰堙方輿而補圓蓋耀武經於七德闡文
教於十倫澤漏泉源化霑蕭葦芝房發秀浪井開花
樂囿馴班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
遂苑弱木而池濛汜圃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
朔泛滄津而委贐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

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纔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
地貞觀萃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
譬秋螽徒以憑假皇靈飄身進影展轉膜拜之鄉流
離重譯之外條支巨觥方驗前聞罽賓孤鸞還稽曩
實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窺鶴
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髣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尚
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所聞所
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允之所踐籍空陳廣表夸
父之所陵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
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葱外

之境皆存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爲大唐西域
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言掩
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
寔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景申神筆自答書曰
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寰泛寶舟而
登彼岸撻妙道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
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
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
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
者當自披覽勅奘尚

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墨勅猥垂獎喻
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忝緇侶幸屬
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
窮遐冒險雖厲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
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
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
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
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
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
月麗天旣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

和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
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
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
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
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自此方許二十二年春
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
卷六月庚辰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至令
緩進無得勞損旣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朕在京
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旣涼氣力稍好能省覽機務
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

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惶灼伏聞鑿舉
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合靈孰不蹈舞願陛下永保崇
高與天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不覺爲勞帝
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淹深每思逼勸歸俗致之左
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之至是
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爲
六合務廣萬機事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爲獨察
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明
王聖主猶仗羣賢況朕寡聞而不寄衆哲者也意欲
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衣昇鉉路以

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哲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得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識中庸非爲上智若使有臣皆得桀紂豈無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姪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辯二三以明其事陛下經緯八紘之畧驅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

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其義一也敦本棄末尚
仁尚禮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
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樂此
又聖心聖化無假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
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彫蹄鼻
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
珍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
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遂
使河洛爲被髮之野酆鄙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兇
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

雖毀枝葉根本猶存自後已來無聞良策及陛下御
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並
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
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
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
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
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躡之強陣破遼蓋
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萬衆用兵御將其道不
殊隋以之亾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其義五
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氲慶雲紛郁四

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沓無
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
喻前王寄功十亂竊爲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伊
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
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甚悅謂法師
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
安能致也旣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
已後亦當助師弘道釋彥棕箋述曰法師才兼內外
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
不停恒標奮詞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

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
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耳目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
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
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爝何功帝笑曰
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
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法
師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
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彌勒菩
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
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

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
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
餘依地無餘依地及舉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
遣使向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遠
非從來所聞歎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譬猶瞻天瞰海
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
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
儒道九流之典猶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
齊致此妄談也因勅所司簡秘書省書手寫新翻經
論爲九本與雍洛并兗相荆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

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國公長孫
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臣聞佛教冲玄天人莫
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
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
得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
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珍殊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
菴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
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
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餐妙法臣等億
劫希逢不勝幸甚帝曰此是法師大慈願力又卿等

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帝先許作新經序國務繁
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爲染翰少頃而成名
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自神筆自寫勅
貫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
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羣僚宣讀霞煥錦舒
極褒揚之致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
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
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
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
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

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
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
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
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
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
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
成化當常現常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

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
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論或俗習而是非
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
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
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
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凌遲栖慮玄門慨深
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
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
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

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
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
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願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
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
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
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
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

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
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
不能霑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
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
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時法師既奉序表謝曰沙門
玄奘言竊聞六爻探頤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
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犧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
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
天廓先王之九洲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區域納
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嶠山經途萬里恃天威
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糝揚三藏盡龍宮
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
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猶
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
門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欣
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看表後手報書曰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闕昨製序
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

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

勞致謝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音釋

闐闐

闐徒堅切滿也

覲徒歷切

跬犬藥切

綴陟衛切

也暮

莫胡切

袞除失切

楛胡苦切

木名

螯五勞切

蟹

堙

於真切

濛汜

汜詳里切濛汜

才刃切

會

謚畢

也切安

螽職戎切

夸苦瓜切

猥烏賄切

銓此緣切

也

切

睠

居倦切

鉉胡犬切

股肱

古弘切

紘

州之外

有

八夤八夤之外

衽汝鳩切

獫狁

獫虛檢切

也

也

豐

部

豐孚弓切部合老

鏑

丁狄切矢鋒也

單于

單市連切單于匈奴號也

駐蹕

駐中句切蹕遼東地名

俘馘

俘芳符切馘謂軍所虜獲也

係其人曰俘

燿

即略切取苦暫切

澧

烏定切汀犧

許羈

舛

昌交切

錯也

嘉善縣居士蔣茂

蔣玉燦

蔣玉節全資助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

傳卷六

計字六千七百七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

一切有情同登正覺者

求寂子常孚對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唐沙門惠立本釋彥棕箋

起二十二年夏六月皇太子製述聖記終永徽
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宮奉觀聖文
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
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
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

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
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
塗炭啓三藏之祕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
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峰慧日法流轉雙輪於
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
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
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
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

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
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
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齟齬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跡幽
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
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
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
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撰述
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
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
常住齊三光之明明我皇福臻同一儀之固伏見御製
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法
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摘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
灑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旣然演法
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
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
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

任銘佩奉啓陳謝時降令答法師書曰治素無才學
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
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等遠
臻深以爲愧

釋彥棕箋述曰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
詠德音內外揄揚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
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
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時弘
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

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
早棄萬方思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
臣高季輔宣令曰寡人不造咎譴所鍾年在未識慈
顏棄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
以龍忌之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
心旣而笙歌遂遠瞻奉無逮徒思昊天之報罔寄烏
鳥之情竊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孺慕是用歸
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爲文德
聖皇后卽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

泉務盡形勝仰規切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懷於是
有司詳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
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放給園窮班倕巧
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櫟樟栴櫚充其林珠玉丹
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
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天武
聖皇帝又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勅春宮作
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幽雅奧窮於
鳥篆考丹書而索隱姝昧實際之源徵綠錯以研幾

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于八埏德洽
生靈激堯波于萬代伏惟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
漸鷄園勝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
思之所窺綜般若於綸言豈繫象之能擬由是教覃
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期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
尼連德水邇帝里之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
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謂
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
體均具相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爰

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王精感託
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修多於白馬有同蠶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泊乎皇靈遐
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
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偈必
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
莖垂此慧雲遍霑翹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之靈
感者乎大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
道以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
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

者焉貞觀中年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朔跨懸度以
輸賧文軌旣同道路無壅沙門玄奘振錫尋真出自
玉關長驅柰苑至于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
奏上降詔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
之寶奉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自是
帝旣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無輟於口與法
師無暫相離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秋七
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衲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
作製都不知鍼線出入所從帝庫內多有前代諸衲
咸無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爲稱意營之數歲方

成乘輿四巡恒將隨逐往十一年駕幸洛陽宮時蘇
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爲
朝野所稱帝召之旣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
衲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旣來謁龍顏故取
披服帝哂其不工取衲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

曰

福田資象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
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氤氳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
宣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之帝並
不與各施絹五十疋卽此衲也儔其麗絕豈常人所

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
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勅賜衲袈裟一領剃刀一
口殊命荐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冰玄奘幸
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答謬
迴天睠濫叨雲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起
餘譏於彼已懼空疎於冒榮慚慙屏營趨承俯俛鞠
心跼踖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謝聞塵蹟
聖鑒伏深戰慄帝少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
及遼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

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入正牆塹五乘遂將
加平復

帝因問曰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
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爲其資弘法由人卽度僧爲
最帝甚歡秋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
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履兵鋒亟犯風
霜宿於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
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
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
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未此

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絕蒙茲一度並
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逾身命之施非
恒沙珍寶所及加以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
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
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
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
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
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闕一九

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勅所同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號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無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所釋攝大乘論十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皇太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勅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

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
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礎銅杏金環花
鋪並加姝麗令法師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旣
奉令旨令充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伏奉令旨
以玄奘爲慈恩寺上座恭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
息增深戰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疎敢誓方期光
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誠冀法
流漸潤克滋鼎祚聖教紹宗光華史冊玄奘昔冒危
塗久嬰痾疹駑蹇力弊恐不卒業孤負國恩有罰無
赦命知僧務更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路伏惟皇

太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
之痛式建伽藍將弘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
其器必有蹟仆伏願睿情遠鑒照弘法之福因慈造
曲垂察愚誠之忠欵則法僧無晦老之咎魚鳥得飛
沉之翹不任誠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慙惶追增
悚悸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
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產各率縣內音聲及
諸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旦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
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軒檻魚龍幢
戲凡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畫

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綾羅旛五百口宿
於弘福寺并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
引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
邊各麗大車車上豎長竿懸旛旛後布師子神王等
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
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
從太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長旛鐘
鼓匄磕續紛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
前後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
千餘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大使與武

侯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執香
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
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
未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日從寺南列羽儀
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僚陪從禮佛已引五十大德
相見陳造寺所爲意發言嗚噎酸感旁人侍臣及僧
無不哽泣觀蒸蒸之情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
令少詹事張行成宣恩宥降京城見禁囚徒然後剃
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與妃

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貼於戶曰停軒觀
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煙香
綺閣丹霞光寶衣旛虹遙合彩定水迴分暉蕭然登
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
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隆遠近已來未曾有也
其日勅追法師還北闕二十三年夏四月駕幸翠微
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
道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經酬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歎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
事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無減平昔至五

月已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祕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旣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

令取法師進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
誠盈廊溢廡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
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
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
疲怠其精敏強力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
禮懺逢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歎
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
裕穀州刺史柱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公
事之暇相命叅法師請受菩薩戒法師卽授之并爲
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羣公歡喜

辭去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叅法師謝聞戒法其書
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受純陀之供法無所求淨名
遂善德之請皆爲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無二又
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爲之者表重法之誠受
之者爲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滌於名利者
哉仰惟宿植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識十
二部經獨悟真宗遠尋聖迹遊岫山之淨土浴恒水
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收至文於百代之後探
玄旨於千載之前津梁庶品不皦不昧等施一切無
先無後願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蠶絲之自纏如

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禮歸依受
持四句隱身而爲宴坐狀苦而求常樂而遠滯無明
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
去取義涉有無不能卽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通
佛道譬涉海而無津猶面墻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
叅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無上
道心一念破於無邊四心盡於來際菩提之種起自
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爲喻始知如來之性卽是世間
涅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
翻爲無得忽以小機預聞大教頂受尋思無量歡喜

然夫檀義攝六法施爲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無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與須彌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無所具賈敦頤等和南其爲朝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

國之崇其爲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聞奏勅使
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
宜用輓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
七宮亾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輓仍改就西
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
式也塔有五級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
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
爲室南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卽尚
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
自述誠願略曰玄奘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

預聞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出家目覩
靈相幼知來慕法耳屬遺筌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
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師
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東傳道阻且長未
能委悉故有專門競執多滯二諦之宗黨同嫉異致
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是以面驚山
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
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經是聖迹之處備謁遺
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悲見於所未見
遇一字慶聞於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旣

誠遂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詔許翻譯先皇道跨金
輪聲震玉鼓紹隆像季允膺付囑又降發神衷親裁
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爲述聖之記可謂重光
合璧振彩聯華渙汗垂七曜之文鏗鉉韻九成之奏
自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同日而言者
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所天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
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
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峩永劫願千佛同觀氤氳
聖迹與二儀齊固時三藏親負篋舂擔運軌石首尾
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

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光於大小乘及彼外
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卽戒賢法師門人之
上首五印度學者咸所共宗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
綜明練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日常共切
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於方等爲其執守偏見
法師恒詆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伏
自別之後欽佇不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并賚
讚頌及氎兩端揄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
尊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遶上座
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

又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
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
將往此無量多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
空心路遠莫怪其少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爲
抄送本又阿遮利耶願知其爲遠賢所慕如此五年
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寫
文錄奏然後將付使人其詞曰大唐國苾芻玄奘謹
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一辭
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戀之情每增延

結彼苾芻法長至蒙問并承起居康豫豁然目朗若
覩尊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不審信後何
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法師無常奉問摧割不
能已矣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奪之痛何
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
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智
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寨洪流於倒海策疲徒
於寶所示迷衆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
幹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綜
胷懷貫練心腑文盤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

內外歸依爲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不疲
衢樽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問道得預叅承并荷
指誨雖曰庸愚頗亦蓬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
深殷勤之言今猶在耳冀保安肩壽式讚玄風豈謂
一朝奄歸萬古追惟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
雅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爲
法爾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宗洪
業商那遷化毘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
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
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

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卽日
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
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
行爰至鄰邦亦俱遵習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
雍雍穆穆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
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爲附
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
玄奘和南又答慧天法師書曰大唐國苾芻玄奘謹
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惟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敬

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
既厚寡德愧以無當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
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栖慮九部之經建正法
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鏖腹之賓頡頏王侯之
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
又加念德欽仁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
曲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
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
無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輒生凌觸罷席之
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

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無以比其
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
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意恨
法師未爲深信所謂耽翫羊鹿棄彼白牛賞愛水精
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
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
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
盡其深心也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駄今錄
名如別請爲附來餘不能委述苾芻玄奘謹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撰述
卷之三
清海自傳卷七
六
有

音釋

齧 齧齒齧田聊切 齧齒齧齒初觀 悚息勇切 吧草木曰吧

倕 倕是為倕切 椽椽羊茹切 椽椽木名 枅枅居切 枅枅居切 枅枅居切

聖 聖聖土 翮許玄切 身身音捐 毒毒音篤

悸 悸其季切 跼跼渠玉切 踏踏資昔切 戡苦舍切

躡 躡多年切 訶訶呼宏切 磕磕石相築聲 筌且緣切

鏗 鏗鏗丘耕切 鉉鉉呼萌 簣簣求位切 畚土籠也

鏢 鏢弋涉切 頡頡胡結切 頡頡胡結切 頡頡胡結切

嘉善縣居士蔣茂蔣王燦蔣玉節同資助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計字七千一百二

崇禎八個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該銀三兩五錢六分二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唐 沙 門 惠 立 本 釋 彥 棕 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元年春
三月百官謝示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
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
軌現比量門譯寮僧伍競造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
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
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序曰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
之儀大哉至哉變通爰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

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
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
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真俗而兩夷泛六度於
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羣生而自在
自覺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耀
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觀其應跡若有去來察此
真常本無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
無遠不臻是以萌蒂疇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
歸淨土咸歎於茲日伏惟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
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萬方耀慧日於六天蒸法雲

於十地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
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頂遂使百億須
彌旣咸頒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皇風故令五
方印度改荒服於橐街十八韋陀譯梵文於祕府乃
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
該覽宏瞻德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
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爲日已久或恐邪正雜
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真文於摩竭何
以成決定之藏爲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
海無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味於菟醕直

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源河於西域涉恒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駟聿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卽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精習羣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

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旣善宣法要
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爲之義疏詮表
旣定方擬流通無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
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嶽嘗枉步於
山門旣筮仕於上京猶曲睠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
餘年忉怛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
霜學旣照達於一乘身乃拘局於十誦才旣覩其清
苦時以開遮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
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才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
探頤於百氏推陰陽之懋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生

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卽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
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卽欲穿鑿但以佛法玄
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
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
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極
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
能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旣近至中夏才實未
之前聞恥於被試不知爲復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
而探義深憑比量而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
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

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疊發蕭墻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不爲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爲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爲上中下卷號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卽是論之本文朱書注者以存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創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畫爲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

之近注論旣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況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旣不由師資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叉說生滅法丘井野獸歎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秋七月巳巳譯經沙門惠立聞而慙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

于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
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
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其猶昧況
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
彰同義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
早樹智力夙成行絜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
詢稟微言總三藏於胷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
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
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
論難之指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爲玄門之要妙然

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
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
端苟覓聲譽妄爲穿鑿誹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褊
心媒衒公卿之前囂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
勞頗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
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金竈之堪陟乃言崑閬之非難
蛛蝨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
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
理杜口毗城尼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稱
元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誇競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

也云立致書其事遂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
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淙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鑿 疑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旣暢至理

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
蔭塔影東臨漢魏寔爲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
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
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
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談空有於一
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
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
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旣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
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

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
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祇植法鼓旗鼓旣正
則敵者殘摧法輪旣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
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
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
其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泐八解之流又悟
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
波菴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
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
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

側聽瀉瓶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
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
實慧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
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
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鷄成鳳南郭濫吹淄
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
後歲將二千正法旣萎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
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
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娑羅寶
階仍驗虛實至於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

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
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旣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
亦洞觀而爲常蘇姬路旣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
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胷懷理無深淺悉能
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
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
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
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
同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旣已執情道
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旣敷雷震希

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
 附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
 稟傳示四眾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
 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庚子譯經僧
 明濬答柳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遵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無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哲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矚歸敬之詞覽其雄文煥乎何

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

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沉淪而不

窮故六十二見爭翳蒼蒼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伏以

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

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返

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言焉昔道樹登庸
被聲教於百億雙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
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藝
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
時高論摧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武繼絕紐者肩
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
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
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
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

州揚真殄謬遺詮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
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
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求之無求蠹其實拂
二邊之迹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
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
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覩縷法師凝神役智詳
本正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
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服
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

駭聽孰知其遠邇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幪幟至若靈樞祕鍵妙本成
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而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
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戈獵開墳之典鈎深壤
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振風飈於辯囿摛光華
於翰林驥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
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卽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翱翔羣略綽
有餘功而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
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

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
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
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旣無是而能言是疏
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
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是所是
是是恒非不爲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或病諸且據生
因了因執一體而忘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
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
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極成謬生七
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

於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城爲滅城豈唯差離
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
梵本嘽音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嘽然非彼七
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
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
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
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像元資一氣
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

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釋同於邪
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
讐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
狽根旣不正枝葉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
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
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
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
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靈府沉祕
襟期邈遠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禪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

既屬呂公餘論復致問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
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約不可
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
思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
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鑰耳惟公逸宇寥廓學殫
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淡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拮據
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度皆
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

於朝惟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
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
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鄰幾豈能激揚清
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
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
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墻仞罕窺
詞峰難仰旣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需疾雷迅發恐
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林
潢沔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悞垂逼課虛
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

庸疎彌增悚慙指述還答餘無所申釋明濬白癸卯
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勅遣羣公學士等往
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而退馬顯
慶元年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處
元良乃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大帝從之封忠爲梁
王賜物一萬段甲第一區卽以其月冊代王治爲皇
太子戊子就大慈恩寺爲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
布帛三段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
侍郎李義府因叅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
審更有何事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如何

法師報曰法藏沖奧通演實難然則內闡住持由乎
釋種外護建立屬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葛遂聳萬尋附託勝緣方能廣益今漢魏遙
遠未可詳論且陳符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
臣贊助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郎趙政執
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王及安城侯姚嵩執筆
後魏菩提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齊梁
周隋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那譯經勅左僕射房玄
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瑒等
監閱詳緝今獨無此又慈恩寺聖上爲文德聖皇后

營建壯麗輪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揚
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爲致言則斯美可至二公許
諾而去明日因朝遂爲法師陳奏天皇皆可之壬辰
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
固安縣開國公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
翻經論旣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
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南陽
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派陰縣開國男薛元
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

府中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爲看閱有不穩便處卽隨
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勅遣內給
事王君德來報法師云師須文人助翻經者已處分
于志寧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知稱師意不且
令相報法師旣奉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
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等詣朝堂奉表陳
謝表文失二月有尼寶乘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姪好
隋襄州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
椒閭父旣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
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

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爲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其月十日勅迎法師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爲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葢交映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旣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爲寶乘等五十餘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爲闍黎諸德爲證而已三日方

了受戒已復命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其
鶴林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人又奏請法師受菩
薩戒於是復往德業寺事訖辭還嚫施隆重勅遣內
給事王君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生善
矣鶴林後改爲隆國寺焉無幾御製碑文成勅遣太
尉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羣公其詞曰朕聞乾坤締構
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
二曜耀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
況乎法門冲寂現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
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發迹

蓮披超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空低之榦演德音於
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興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竟沉雪山
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而辭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
歸書朕巡覽細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教
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吼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
媯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徽猷於
萬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戢貝輝坤維絕紐長淪茂迹
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屺而何追昔仲由興歎於千鍾
虞丘致哀於三矢朕之岡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

興葺創茲金地却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
吐百仞之峰蓮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鏡右鄰九達
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示其
雕軒架迥綺閣陵虛丹空曉烏煥日宮而泛彩素天
初兔鑿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疎庭佩紫芳巖冬桂
蜜戶叢丹燈皎繁華焰轉煙心之鶴旛標迥刹彩縈
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屬
宿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沉漠煙之翠鳴珮與宵
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慙輪奐
闡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

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縛思繁蔚如
綺霞之輝迴。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真
之誠發乎齟齬。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迴秀千齡
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巨夜之
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乃投迹異域廣餐祕教，乘杯
雲漢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天巨海，侵驚浪而羈遊
亘地嚴霜，犯淒氛而獨逝。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
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暫雙
遠邁危峰形臨朝，而永隻研窮智境探願至真，心罄
玄津研幾祕術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徙補已缺之文
于時睠彼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葉方翠於祇林
遠闢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入正肅志雙
林將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
丹闕之前偃息四禪覓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
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
在夷溟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爲幽谷於是敬
刊貞石式旌貞境其銘曰三光照象萬品流形人途
超忽時代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滔識業霧
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乘幽玄源控寂鷲峰

遐峙龍宮廣闢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睠言聖教載想
德音義徽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晦迹雙林漢夢
如在周星遽沉悲纏奩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椒風
韜緒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萬古乃興
輪奐寔是構雕華紫棟留月紅梁藻霞雲窻散葉風沼
翻花葢低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虛冲孤標
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餐風智燈再朗真筌
重宗四運流速六龍馳騫巨夜銷氣函關啓曙茂德
徽範微塵表譽勒美彼文遐年永著三月庚申羣公
等奉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華觀河宗

之奇寶虔開祕篆聆雲英之麗曲包萬葉之鴻規籠
千祀之殊觀相趨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慧日西照朗
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徙洽凍芟而挺秀無方之化不
一應物之理同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陛下垂
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彌光出要之津尤重開
給園於勝境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標龍象重
茲濬發沖旨爰製豐碑妙思難涯玄襟獨王義超繫
表理邃環中臣等夙敬真宗幸窺天藻以坳堂之量
揣靈鰲之浚壑蜉蝣之情議仙驥之遐壽式歌且舞
咸誦在心循覽周遑不勝欣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音釋

蒂都計切根蒂也
東漸漸將廉切流入也
蒟醬蒟果羽切以爲醬
醢醢子亮切木名蜀

與醬同
駟音日日驛馬也
晰明之列切明也
頤鋤陌切深也
豐許覲切許覲切
鄒

古外切
紕紕匹夷切文運切
繒繒疏也繒亂也
閨力宕切仙苑也
諤五各切直

言也
斐芳肥切往來貌
鑣必苗切馬銜也
淄澠淄莊持切並水名
矚

之欲切
視也
翳翳於計切翳蒼草盛貌
覲覲力戈切覲縷

委曲也
据据舉蘊切取也
惕他歷切懼也
慥而交切劣弱也
悚

奕慄悉拱切慄女六切
媿媿即葉切好以諸
屬於琰切

縛如欲切采色也
劫烏交切不平也
蜉蝣周切房尤切
蝻蝻蟲名

嘉善縣居士蔣茂

蔣玉燦

蔣玉節全資助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

傳卷六

計字七千六百五

十入個

該銀三兩八錢二分九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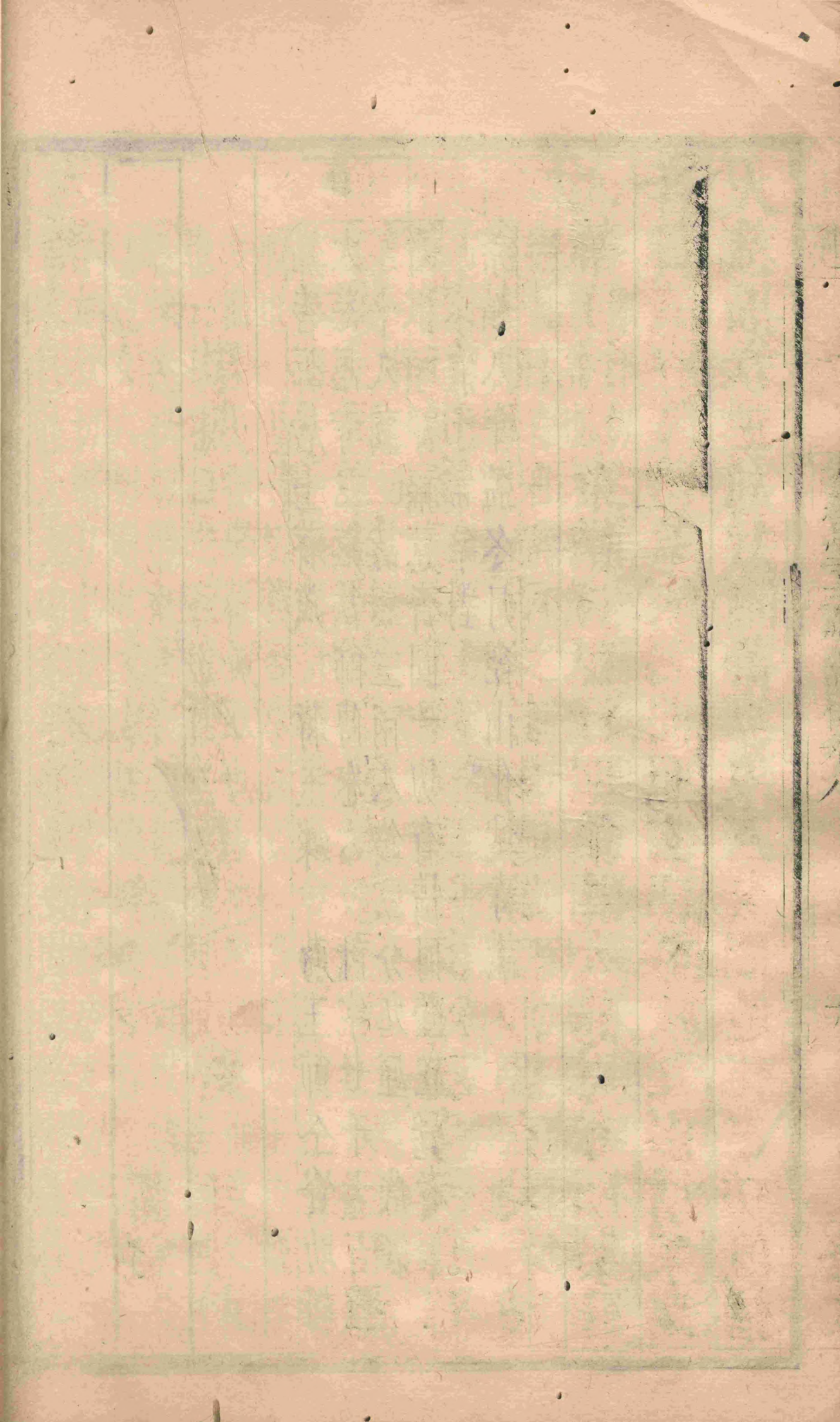
伏願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

一切有情同登正覺者

求寂子常孚對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城寺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唐沙門惠立本釋彥棕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成終二年十一月法師謝勅問病表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勅旨親紆聖筆爲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睿澤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踴厚地而懷慙負層穹而寡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旣播

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
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
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
闡八政以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
之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爲盛矣伏惟皇帝
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
將聖功茂迺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
奩鏡卽劓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穎發
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
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

託寶思而彌高柰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
夢境昭晰迷塗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
言行無取猥預緇徒亟叨恩顧每謂多幸重忝曲成
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躍實用交懷無任竦戴
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主上文明
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魏君亦乃書道漢主法師
以見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詣闕請皇帝自書表
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
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之運卉木俱
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

界旣隆景化復闡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瑤池之
詠茂漢明之崇法徒開白馬之詞遂乃俯降天文遠
揚幽旨用彫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緯
之摛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豈獨幽贊真
如顯揚玄願者也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鈎未
書丹字猶韞然則夔樂已筭匪里曲之堪預龍卿旣
晝何爝火之能明非夫牙曠撫律羲和總馭焉得揚
法鼓之大音裨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干祈伏
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庶凌雲之妙邁迹前王垂露
之奇騰芬後聖金聲玉振卽悟羣迷鳳翥龍蟠將開

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霑莫大之恩實亦聿贊明
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奘稟識愚淺謬齒緇林本慙
窺涉多虧律行猥辱紫宸詞過褒美雖驚惕之甚措
顏無地而慊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水火
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請曰昨日蒙賞天藻喜戴
不勝未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含笑而
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渥而貽彩伏惟陛下提衡執粹
垂拱太寧睿思綺毫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洛浦草聖
茂於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冒希後澤
佇桂影於銀鈎豈直直含璧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天

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麗則可以攄希微之軌馳竟
泥首非所敢望不勝積慊昧死陳請表奏帝方運神
筆法師旣蒙帝許不勝慶抃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伏
奉勅旨許降宸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璽誥爰
臻綸慈猥集祇荷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殼
鼙鼠不足動其機鴻鐘匿音纖莛無以發其響不謂
日臨月照遂廻景於空門雨潤雲蒸乃昭感於玄寺
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陛下履翼乘樞握袞纘運
追軒邁項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
九域之內旣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

之法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
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卽迴宸睭
英詞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祕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
凡在羣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
廣樂匹此非奇得輪王之髻珠疇茲豈貴庶當刊以
貞石用樹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盛乎法炬傳諸
未來使夫瞻寶字而跂銀鈎發菩提於此日諷通文
而探願悟般若於斯地劫成窮芥昭昭之美恒存遷
海環桑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自凡品夙慙行業旣
蒙落飾思闡玄猷往涉迦維本憑皇化迨茲翻譯復

承朝獎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已來更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聖藻亟垂榮飾顧循愚劣
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怠昏曉但以恩深巨壑豈滴
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諸慧力
運以無方資景祚於園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
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
嚴伏深戰慄夏四月八日帝書碑并匠鑄訖將欲往
寺法師慙荷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及
京城僧尼各營幢蓋寶帳旛花共至芳林門迎勅又
遣太常九部樂長安萬年二縣音聲共送幢最卑者

上出雲霓旛極短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
千餘乘至七日暝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路
不堪行勅遣且停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
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幢旛等次第陳
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帝登安
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觀者百餘萬人至十五
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日
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詣朝堂陳謝碑至
寺表曰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勅旨送御
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

炬之暉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碣巖峙天文景
燭狀彩露之映靈山疑縟宿之臨仙嶠凡在緇素電
激雲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
繫觀鳥製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
物垂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
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饗猶稱題
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睿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
鈎絢迹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
而騁思滍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讚六度之幽
願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柰苑微言假天詞

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固使梵志歸心截
疑網而祇訓波旬革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
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
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傅
毅吳主歸宗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足稱者隨
緣化物獨推昭運爲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
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謬忝朝恩
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旣隆八
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懇虛蒙獎導仰層旻而荷澤
俯浚谷以懷慙無任竦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

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複拱
重櫺雲楣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同
靈塔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
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
武三品以上表乞模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與
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
八分行狎古人互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
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體三仲妙於八分
劉劭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
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休見二王書

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頽鬱
道健該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爲豪翰之陽春
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
往西方步靈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卽封心屢經困苦
數年已來憑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追涼遂動
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勅遣供奉上醫
尚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
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遞報消息乃至眠
寢處所皆遣內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
於一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

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旣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
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懸篤殆辭
昭運天恩矜愍降以良醫針藥纔加卽蒙瘳愈駐顏
齡於欲盡反營鬼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
膏盲永絕腠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
命輕罔知輸報唯憑慧力庶訓冥祉玄奘猶自虛憊
未堪詣闕陳謝無任竦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先
奉表以聞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旣初
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法師善自攝衛未宜卽用
心力法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

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頃幾隔明
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天使頻
循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沈
痛承荷醫療遂得痊除豈期已逝之竟見招於上帝
將天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媿
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勗
茲禮誦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
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兼并罔知攸措塵黷
聽覽伏增惶悚貞觀十一年有勅曰老子是朕祖宗
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

德普應等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
來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文帝昇遐永徽六年
先有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
遠官人不閑勅意事無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爲甚法
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天顏乃附人陳前二
事於國非便玄奘命垂日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
伏增惶懼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
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卽遣停廢師宜安意強
進湯藥至二十三日降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
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爲法末人澆多違制

律且權依俗法以伸懲誠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
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恐爲勞擾前
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
宜依條制法師旣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沙門
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
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緇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陽
沐道實用光華跼地循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旣沒
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諸明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圖
御極金輪乘正睠茲釋教載懷宣闕以爲落飾玄門
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田

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信金口之直詞允茲
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
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師之嚴
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譴謫豈待平反之
律方科姦惡之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鴻恩忌
懷慙惕重祇殊獎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疹不獲隨
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先奉表陳
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法師悲喜交集不覺淚
霑襟袖不勝抃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
伏奉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勘條章喜戴之誠莫知

准譬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彝倫薄厚儷玄
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甄崇道藝區別玄
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
於神臯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
氓寔法門之嘉會率土之幸甚頃爲僧徒不整誨馭
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
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誡僧等震懼
夙夜慙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被篤深期於玄妙掩
纖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措顧
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魚復遊江漢觸籠之鳥還

颺杳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鹵而還沃僧等各深荷
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
答鴻造伏願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乘慈
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
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黷冕旒伏增惶恐帝
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置於凝陰殿院
之西閣供養仍彼翻譯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冬
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啓聖體必
安和無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後願聽出家當蒙
勅許其月一日皇后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并雜物等

數十件法師啓謝曰沙門玄奘啓垂賜衲并雜物等
捧對驚慙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
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者也
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雜縷無
以窺其際便覺烟霞入室蘭囿在身旋俯自瞻頓增
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
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顧寵循躬彌深戰汗
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
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羣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
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忽有一赤

雀飛來止於御帳。奘不勝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國王之盛，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申後西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踊躍，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爲陳喜相。雀乃迴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且從其

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
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効質顯子
孫之盛彰八百之隆旣爲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
靈貺玄奘輕生有幸肇屬嘉祥喜祚之深不敢緘默
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
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進已頃
聞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端正奇特神光
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必不違所許
願法師護念號爲佛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
竊聞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算深期所感誕玄聖於

克岐伏惟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闢垂
旒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初歆爰發俱胝之願
珽柯在孕便結踰城之徵俾夫十號降靈弘茲攝受
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
儼以承步九龍低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靈陰雖昔
之履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貺匹此英猷
率土詠歌喜皇階之納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
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戀迴構良因且帝
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尚彌隆加以功德無
邊津梁載遠儻聖澤無舛弘誓不移竊謂殫四海之

資不足比斯檀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
皇帝皇后百福凝萃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
罄娛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綏紹帝猷
寵番惟宜翊亮王室襁褓英胤休祉日繁標志節於
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丕運局影禁門貴匪
德昇寵緣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踴躍之懷
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
增戰越佛光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奘
言玄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
過期漢曆遐緒者應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

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皇皇運累聖相
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二
后光膺大寶爲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
圖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逸殷
周之軌不持黃屋爲貴以濟兆庶爲心未明求衣日
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
是故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沐化蕩蕩
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旣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
令月嘉辰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率土懷生
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迫恒情豈直喜聖后之平安

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勅卽聽出家移人
王之胤爲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
列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
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
色身微妙譬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蔭慈
雲於大千之境揚惠炬於百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
魔麾勝旛而摧外道接沉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山
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巨殼爲天人師作調御士
唯願先廟先靈藉孫祉而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
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

始曰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爲此也豈得
以東平瓌瓌之善陳思庸庸之才並日而論優劣同
年而議深淺矣謹卽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賓拂座
清塗用竚踰城之駕不勝慶慰顛顛之至謹奉表以
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當卽受三皈依服袈裟雖保
傳養育所居常近法師十二月五日滿月勅爲佛光
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爲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
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剃髮并勅度七
人所剃髮則王之煩惱落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
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旣宣

景福彌盛豈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
蒙入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重
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
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階
納祐玉辰延和臨百億與羣下畢千萬歲奇佛光高
子乳哺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睿哲之姿允
穆紹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旣深亦當翹勤道業專
精戒行允嗣僧倫佇承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
以聞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等表
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累日而冲空寫月明

璣逾旬而就滿是知稟靈物表亮彩天中者固已後
發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
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詞動瞻睿氣清襟寢興
納祐玉顏秀表日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
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盤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
此祿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克岐克嶷者今鳧照初
環滿月之姿盛矣莫枝再長如蓮之目倩兮所以紫
殿掣懷黔首胥悅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
言鶴駮待馭而已玄奘幸承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
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

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爐
寶子香案澡餅經架數珠錫杖澡豆楹各一以充道
具以表私歡所冀遙載弄於半璋代碎邪於蓬矢俾
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干奉寔深悚惕
伏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兆庶
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釗而取儁寵蕃振美
隣間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
音日茂善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春二月
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
人事事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餘

僧居後旣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旣奉帝旨進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翠宮翻經仰佩優渥誠深喜戴伏念違離旋增憫然玄奘功微勳府道謝德科而久紊榮章鎮荷曾覆循涯知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安而近隔蘭除聽揚鑿而悲結甫瞻茨嶺想多預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仙桃薦壽邁甘泉之清暑等瑤池之佳遊所冀溫

樹迎秋涼颺造夏候歸軒於砥陌儼幽錫於惟林稱
慶萬春甘從九遊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辭以聞
荒越在顏水火交慮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
十卷及大毗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所欲
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竊聞冕旒
康俗咸競前修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猷
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葉於羽凌傍啓譯寮降緝
鴻序騰照千古流輝萬葉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
神用日新賞鑒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詔每撫
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

先翻舊有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
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多舛雜今更整頓翻
之去秋已來已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有詳略不同及
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
洛因茲扈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塵問訪親故淪喪將
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迎相見悲喜問姊父
母墳壟所在躬自掃謁爲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
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法師乃進表請
曰沙門玄奘言玄奘不天夙鍾荼蓼兼復時逢隋亂

殞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壟頽毀殆將
湮滅追惟平昔情不自寧謹與老姊一人收捧遺柩
去彼狹陋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蒙勅
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一
人卜遠有期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寥
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帀望乞天恩聽玄奘葬
事了還又婆羅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爲率略恐將嗤
笑不任纏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
曲憐孤請帝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
所須並宜公給法師旣荷殊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

焚啓玄焚殃深疊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
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壟淪頽草棘荒蔓思易宅
兆亟歷歲年直爲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隨鑾
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皇帝
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之光在瓦礫而
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鯁兼集
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重人微不能宣
盡法師旣蒙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無非公家
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孝文皇帝自代
徙都洛陽於少室山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

有上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嶽南面少峰
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巉巖飛泉縈映松蘿共簞
簞交葛桂栢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實域中之佳所
其西臺竄爲秀麗卽菩提留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
師宴坐之所見有遺身定塔大業之末羣賊以火焚
之不然遠近珍異寺西北嶺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
谷陳村亦名陳堡谷卽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十
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
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須憑
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宿春之類也船筏

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
昇彼岸凡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
之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烟迴心迷
意醉窮劫石而靡怠盡芥城而彌固曾不知駕三車
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爲
氣良增歎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食
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
雖岸樹井藤不足以儔危脆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
堅所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
颯焉已至念茲遄速則生涯可知加復少固求法尋

訪師友自邦他國無處不經塗路遐遙身力疲竭頃
年已來更增衰弱顧陰視景能復幾何旣資糧未充
前途漸促無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
輕生多幸屬逢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
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譽騰聲
無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
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
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爲珍駑駘取貴撫躬內省
唯深慙慙且害盈惡滿乃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
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行無取天慈聖

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
獎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
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
夜靡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
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
西域稱詠以爲鎮國方之典所須文義無彼不得譬
猶擇木鄧林隨求大小收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
宗斯爲髣髴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
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
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

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
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撥之逸躁繫意馬之
奔馳若不歛迹山中不可成就竊承此州嵩高高少室
嶺嶂重疊峰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
蘿薜清虛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嶽其間復有少林
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
宇閑邃卽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歸
依以修禪觀又兩踈朝士尚解歸悔辭榮巢許俗人
猶知栖箕蘊素況玄奘出家爲法翻滯闡中清風激
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

乞亮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絕囂塵於衆俗卷影迹
於人間陪麋鹿之羣隨鳧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
影一樹之陰守察心後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
無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漸
爲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
送終天之恩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剡
岫道林清徽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無任樂
願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帝覽
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報書曰省表知欲晦
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

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
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
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
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
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
可珍於卽代勅旣令斷表不敢更言法師旣奉勅書
進啓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
鈎麗於丹字睿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潤
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葢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
洛之澗忽矚崑荆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

蒙魏君之扎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
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固知
聖主之懷窮真罄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架曹
馬而逾遠者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
身寔希松杞思願媿烟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允
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
陶甄之慈無遺鳧鷖雲雨之澤不弃蠶蟲而明照霈
臨不垂亮許仍降恩獎曲在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
守旣戢來言不敢更請謹附謝文唯增悚越冬十一
月五日佛光王晬日法師又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

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蘭榮紫苑過之者必觀桂
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爾況人倫乎況聖胤乎
伏惟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懷天地之德撫寧區夏
子育羣生兼復大建伽藍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
變之業助鼎命金剛堅固之因旣妙善薰修故使皇
太子機神日茂潞王懿傑逾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
謂超周越商與黃帝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
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踊悅誠歡誠喜
今是佛光王誕晬之日禮有獻賀輒率愚懷謹上法
衣一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寤寐安和乳

舖調適紹隆三寶摧伏四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
勝瓊萼天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以聞
輕觸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譯無時暫
輟積氣成疾奏帝帝聞不悅卽遣供奉內醫呂弘哲
宣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進表謝曰沙門玄奘
言使人呂弘哲等至宣勅慰問玄奘所患并許出外
將息慈旨忽臨尪骸用起若對旒冕如寘冰泉玄奘
攝慎乖方疾瘵仍集自違離鑿躅倍覺嬰纏心痛背
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恐有不圖點穢宮
宇思欲出外自屏溝壑仍恐驚動聖聽不敢卽事奏

聞遂依門籍出至寺所病旣困勞轉篤心亦分隔明
時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爲針療因漸瘳降得存首
領還顧專輒之罪自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
諒愚拙江海之澤特肆含容豈可移幸於至微屈法
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司枉獄爲輕伏鉄是俟而
殘覓朽質仍被息光撫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偃頓
非復尋常縱微下俚之憂亦盡生涯之冀但恨隆恩
未答末命先虧仰惟帝勤親勞薄狩期於閱武情在
訓戎旣昭仁於放麟又策勳於獻鳳遐邇慶集上下
歡并風伯清塵山祇護野敬惟動止故極休貞申罔

誠於十旬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玉乘
可佇冰懷以慰撫事迴惶終期殞越不勝荷懼之至
謹奉表待罪以聞荒惴失圖伏聽勅旨帝覽表甚歡
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勅送
法師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洛陽宮爲
東都嫌封畿之褊隘乃東分鄭州之汜水懷州之河
陽西廢穀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澠池等縣皆隸屬焉
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
錫秦上帝兆金城之據龜圖薦夏中畿啓玉泉之窺
是知靈貺所基皇猷顯屬昌誦由其卜遠高光所以

闡期允迪厥猷率遵斯在伏惟皇帝皇后揆物裁務
懸衡撫俗卽土中之重隩遞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
瓌偉儀鎬京西建鄩仍以卑宮載懷改作勞於曩役
馭奔在念軫居逸於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徭輸
豈能留連聖眷煥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鬱其
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色動飛甍日麗馳道風清
神期盼響藝倫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里爭企
云亭之鶴願奉屬車旣小晉鄭之依更徧劉張之策
前王齷齪豐洛遞開我后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
鼎祚惟遠自可東晏平樂西臨建章佇吹笙而駐壽

乘在藻而流詠蕩蕩至公巍巍罕述玄奘散材莫効
 貽懼增深但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鬱為新
 邑華門雖翳芻命猶存喜編轂下匪慙關外况光宅
 之慶遐邇所同歡聖上允安庸微所特荷不勝喜抃
 之極謹奉表陳謝以聞三年春正月駕還西京法師
 亦隨歸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音釋

箕

思尹切箕虞也
謂架鐘磬者

據

丑居切
倚也

殼

古候切
張弩也

莛

徒丁切
莖也

跂

詰利切舉也
踵而望也

峙

丈里切
屹立也

軼

夷質切
過也

闕

苦紺切闕
澤人名

頽

頽

俱倫切頭大也**適**慈秋切**燉**陟劣切**蹠**徒協切**珽**他鼎切

璪璪蘇果切璪猥屑貌**釗**止遙切周**璘**謂車踐也**惛**質

切怖**篲**篲王分切篲竹名**繫**陟立切**睽**枯携切**媿**

匹計切**龕**龕陟輪切與蛛同即蜘蛛也**碎**子對

生一歲**瘵**側界切**鈇**方武切**炯**俱永切**郭**郭芳俱切

曰明**盼**黑乙**齧齧**齧於角切齧局促貌

嘉善縣居士蔣茂蔣玉燦蔣玉節全資助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計字一萬零二百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一切有情同登正覺者伏願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此乃... 撰述... 三才圖會... 卷之九... 三... 石...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The characters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ge of the paper.)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棕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車駕自洛還西京終至麟德
元年二月王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秋七
月勅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
日造時有勅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爲皇太子分造
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
是總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以其年夏
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

通衢腹背塵落青槐列其外淥水亘其間疊疊耽耽
都邑仁祠此爲竄也而廊殿樓臺飛驚接漢金鋪藻
棟眩目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
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勅先委所司簡大德
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
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
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勅遣西明寺給法師上房
一口新度沙彌十人充弟子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
位之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絕矚施綿帛綾

錦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法師受已皆
爲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願造十俱胝像百萬爲十俱
胝並造成矣東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衆
人更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命無常恐
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卽以四年冬
十月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
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肅成院焉至
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梵本總有二十
萬頌文旣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羅

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卽有極怖畏
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顫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
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
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爲衆說法多人
圍繞讚歎恭敬或夢見有人奉已名果覺而喜慶不
敢更刪一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
峰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
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爲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
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卽校三本以定之慙慙

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或文乖旨奧意
有躊躇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卽豁然若
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淺懷所通並是諸佛
菩薩所冥加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諸菩
薩摩訶薩衆爲般若波羅蜜故以神通願力盛大千
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
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
及翻經僧嘉尚其夜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
飾莊嚴幢帳寶輦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無量僧
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

方乃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焉合掌歡喜
告徒衆曰此經於此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寺者經
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時今得終訖並
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
衆宜各踊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功畢
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成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
當迎經時般若放光照燭遠邇兼有非常香氣法師
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
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旣
有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弟子乘基

奉表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
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
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
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儉省可以籩條裹
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
遠門徒等聞之哀哽各收淚啓曰和尚氣力尚可尊
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
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彼寺
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
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

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
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
衆相顧莫不潛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
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因向法師自陳所夢見有
一浮圖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師
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日暮間於房後
度渠腳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卽寢疾氣候漸微
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盤
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
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從法師所卧房室以次莊

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豎幢旛衆
彩間錯并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輦輦中香食美
果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
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
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聲歎遂
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
生已來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佛
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
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造俱胝畫像
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

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
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錄訖令嘉尚宣讀聞已
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吾無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
有緣總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道至
二十三日設齋觀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
殿豎菩提像骨已因從寺衆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
乞歡喜辭別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
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
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
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辭訖因默正念時復口中

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
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亦不
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
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人云南無彌
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合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
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德又夢
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花滿空至
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
丈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華有三重葉長尺餘
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華人云師從無始已來所

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
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搯頤次以左
手申左脛上舒足重累右脇而卧暨乎屬纊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尚決定
得生彌勒內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少
間神遊侍人不覺屬纊方委從足漸冷竄後頂暖顏
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自非
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
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懈廢於法師亡夜
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

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以卽念
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
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天
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日旦凶問至京正
符虹現之像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身赤
白色睂目疎朗端嚴若表美麗如畫音詞清遠言談
雅亮聽者無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朝身不
傾動服尚乾陀裁唯細氎修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
而視輒不顧眄滔滔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
蕖之在水加以戒範端明始終如一愛惜之意過護

浮囊持戒之堅超逾草繫性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
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亾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
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
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
持贍部遺法比丘見師戒行清嚴留心律部四方有
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儀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
記不正註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所出
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並令改正宣聞之悚慄悲
喜因問經律論等心所不決者神並爲決之又問古
來傳法之僧德位高下并問法師神答云自古諸師

解行互有短長而不一准且如奘師一人九生已來
備修福慧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瞻部洲
脂那國常爲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
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覩史多天慈氏內衆聞法
悟解更不來人間受生神授語訖辭別而還宣因錄
入別記見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法師高才懿
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所測度法師病時檢校翻經
使人許玄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足得
病至其月七日勅中御府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卽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急赴比至法師

已終醫藥不及時房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亾帝
聞之哀慟傷感爲之罷朝數日朕失國寶矣時文武
宰僚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嗚咽悲不能勝翌日又
謂羣臣曰惜哉朕國內失奘法師一人可謂釋衆梁
摧矣四生無導師矣亦何異苦海方割舟楫遽沈閻
室猶昏燈炬斯掩帝言已嗟惋不止至其月二十六
日下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玄奘法師已亾葬事
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又勅曰玉華寺奘法師
旣亾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爲抄寫
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奘師第

子及同翻經先非玉華寺僧者宜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勅玉華寺故大德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明爲時痛惜故於亾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蘧條爲輦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寺翻經堂內弟子數百人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葬滻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旛幢泥洹帳輦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笳悽挽響匝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萬

餘人雖復喪事萃整而法師神柩仍在遽篠本輿東
市絹行用繒綵三千疋結作涅槃輿兼以花珮莊嚴
極爲殊妙請安法師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志因止
之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
遽篠輿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
墓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日掩坎訖卽於墓所設無
遮會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旣然則人
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沈永夜猶昏慧燈光
滅攀戀之痛如亾眼目不直比之山頹木壞而已惜
哉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

原營建塔宇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聖
慮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悲慟切
比如初嗚呼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宵月繼西日之
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道在物旣然傳襲
之風於人豈異自法王潛耀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
越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出英睿遞生各韞雄圖俱
苞上智負荷遺法控御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或
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屍以伏天魔
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邊刹冒浪波於嶮塗
或虛已以應物求裹糧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養惠

濟無疆旣益傳燈寔符付囑考之前冊可不然哉而
清源不窮今復遇法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象降靈
山岳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羣堅芳獨拔
以四生爲已任建正法爲身事巍巍乎似嵩華之負
穹蒼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骨發於自
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夫多識洽聞之奧冠恒肇
而逾高詳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藹藹
乎實紹隆之器也神之將使像化重光於頽季之期
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以往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
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來自久至如

黎耶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
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槃根大小兩宗
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
此文怏怏斯旨慨然歎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未
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終須括囊大
本取定於祇洹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
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裝拂衣而去到中天竺那爛陀
寺逢大法師名尸羅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居二宗
神鑒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最爲精
熟以此論該冠衆經亦偏常宣講元是彌勒菩薩所

造卽攝大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六大
國靡不歸宗稟義學之徒恒有萬計法師旣往修造
一面盡歡以爲相遇之晚於是服膺聽受兼諮決所
疑一遍便覆無所遺忘譬濛汜之納羣流若孟瀦之
吞雲夢彼師嗟怪歎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
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嶺名流八國
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關共來難詰鴈行魚
貫轂駕肩隨其並論之詞雲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
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
頤虔伏稱爲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

之抃喜皆肘步鳴足傾珍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書
并餘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鹿苑半
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所製作及
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塗之致並收羅研
究達其旨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
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躬
伸禮敬備覩靈奇亦無遺矣法師心期旣滿學覽復
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部請像七
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
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烟收霧卷景麗

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掩日慶雲垂彩於天表郁郁紛
紛庶士詠讚於通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
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此亦足爲
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經塗數萬備歷艱危至如
涸陰沍寒之山飛濤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狡猊
羆豻之羣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
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孑爾孤征坦然無梗扇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侯
王馳心輦轂遠方酋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
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皇帝握龍圖而纂曆應

赤眼以君臨戮鯨豕以濟羣生蕩雲霓而光日月正
四維之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九
功苞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
無不順邇無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麗
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之歌斯允旣而功
窮厚載德感上玄紫芝之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
閣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琨符紀聖主千年之期顯儲
君嗣承之業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日之文歷萬古
而不聞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
焉加復遊心真際城壑五乘追思鷲嶺之容竚想提

河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典高僧相輝而
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震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
翠霧與香烟同馥於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
期清虛蹈玄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而
衆感知方商飈襲林而羣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
逢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兇殘安什傳
經值符姚之僞曆校之深淺卽行潦之類江湖比之
明暗乃朝陽之與螢曜矣昔鍾珉旣至魏文奉賦以
讚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
人猶且詠歌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

緘默於明時而無稱述者也立學愧在任賢德非先達
直以同霑像化叨厠末塵欣慕之懷迫於恒品所以
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徽令望之美天絕後光前之
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覩縷也非異明鑒君子收
意而不哂焉贊曰

生靈感絕

大聖遷神

其能紹繼

唯乎哲人

馬鳴先唱

提婆後申

如日斯隱

朗月方陳

穆矣法師

諒爲貞士

迴秀天人

不羈塵滓

窮玄之奧

究儒之理

潔若明珠

芬同蕙芷

悼經之闕

疑義之錯

委命詢求

陵危踐壑

恢恢器宇

赳赳誠恪

振美西州

歸功東土

屬逢有道

時惟我皇

重懸玉鏡

再理朱囊

三乘既闡

十地兼揚

俾夫慧日

幽而更光

曰余庸眇

幸叅塵末

長自蓬門

靡雕靡括

高山斯仰

清流是渴

願得攀依

比之藤葛

釋彥棕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土已來英俊賢明捨家

入道者萬計其中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

聽貌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

雅志陵金石羣雄革慮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

抑又聞之三藏當盛暑之晨體無霑液祁寒之際貌

不悽慘不夭不申不歿不噉斯蓋未詳其地位何賢
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之日
色貌怱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賈梅
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用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
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
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互相
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斂衣唯留襯服衆覩三藏
貌如生人百姓號絕共視向人塗香服殮蓋棺已俄
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跡自非
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曰我同儔幸徂景仰勗哉

